

跟大师学语文



精读 指导举隅

叶圣陶 朱自清 著

中华书局

跟
大
师
学
语
文



精
读
指
导
举
隅

叶圣陶 / 著
朱自清

中
华
书
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精读指导举隅/叶圣陶,朱自清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
2013.4

(跟大师学语文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8971 - 4

I. 精… II. ①叶…②朱… III. 汉语 - 阅读
IV. H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6777 号

书 名 精读指导举隅
著 者 叶圣陶 朱自清
丛 书 名 跟大师学语文
责任编辑 焦雅君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 10 字数 120 千字
印 数 1 - 8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8971 - 4
定 价 20.00 元

“跟大师学语文”丛书

出版说明

这套丛书收录了《文章作法》、《文话七十二讲》、《文章讲话》、《怎样写作》、《语文随笔》、《略读指导举隅》、《精读指导举隅》等关于语文学习的指导性名著。它们的作者就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大师夏丏尊、叶圣陶和朱自清先生。这就是丛书名的由来。

夏丏尊先生(1886—1946)、叶圣陶先生(1894—1988)和朱自清先生(1898—1948)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学家,他们都把毕生精力投入祖国的新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尤其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,身为开明书店总编辑的夏丏尊先生创办了《中学生》杂志,叶圣陶先生任杂志主编。这本杂志以先进的文化思想、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中学生,在中国语文教学方面,下力尤深,成果卓著,被几代中学生视作良师益友,在文化界、教育界和出版界有口皆碑。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理性思考,使他们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,留下许多精彩的著作,这套丛书选录的就是其中的精粹。

《文章作法》由开明书店初版于1922年。其原型是夏丏尊先生在长沙第一师范和白马湖春晖中学的讲义稿,后经教育家刘薰宇先生(1894—1967)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修改编辑而最后成书。其特点是根据不同的文体,着重介绍语文知识和写作技巧,便于中学生提高实际写作能力。

《文话七十二讲》则源自于夏丏尊、叶圣陶两位先生编写的《国文百八课》。20世纪30年代，两位先生因不满当时的语文教学和使用的课文“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”，着手编撰了一套供初中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。因初中共六个学期，每学期上课十八周，一共一百零八周，所以这套按照一百零八周来顺序设计教学内容的课本，就定名为“国文百八课”。每一课包括“文话”（阅读写作指导）、“选文”、“文法修辞常识”和“习问”（练习和问题）四部分，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初中语文教学体系。可惜因抗日战争爆发，《国文百八课》只出版了四册，成七十二课，就不得不中断了。吕叔湘先生认为，这套课本的“最大特色”同时也是“编者用力最多的部分”，就是“文话”。所以，这本《文话七十二讲》就是从《国文百八课》中抽出的单行本。用七十二个主题，分别结合阅读，主讲文章的写作方法。

《文章讲话》一书收录了夏丏尊、叶圣陶两位先生有关文章写作的十篇文章。前七篇是1935—1937年在《中学生》杂志《文章偶话》栏目中连载的；后三篇是夏先生利用1937年暑假赶写的，但因上海“八·一三”抗战爆发，而未能刊登。直到1938年，开明书店才结集出版。

《怎样写作》是叶圣陶先生有关写作的文章专集，共收录了二十一篇长短文字。他集数十年写作经验，多角度多侧面地讲述了写作成功的诀窍和失败的根源，精义迭出。

《语文随笔》则是叶圣陶先生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随笔集，共收录了十四篇文章，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教学的看法和见解。

《略读指导举隅》是叶圣陶、朱自清两位先生合作编写的中学国文教学指导用书。1943年初版印行于四川。略读作为精读的补充，在教学中常被忽略。本书阐明了略读的含义，略读应注意的问题、方法等。通过实例来说明略读对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和写作技巧的作用。

《精读指导举隅》一书侧重于精读指导。书中选用六篇文章作例子，叙述文、短篇小说、抒情文、说明文、议论文等皆有涉及。指导大概中分析文章、提示问题的态度和方法特别值得注意。具体实例中的说明和联想详实有效，可谓“纤屑不遗，发挥净尽”，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有现实指导作用。

这五套书虽然绝大部分完成于20世纪前半叶，而且篇幅都不大，但毫无疑问都是中学语文教学的经典，就像朱自清先生对《文心》的评价一样，“不

独是中学生的书,也是中学教师的书”,而且常读常新,对于当前的语文教学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。经典是不会过时的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,夏丏尊、叶圣陶两位先生写作的《文心》(开明书店1934年出版)也是应该收入此套丛书的,但因目前版权问题尚未解决,故此出版只能暂且割爱了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3年1月



1	例言	
3	前言	
17	泷冈阡表	欧阳修
38	药	鲁迅
63	我所知道的康桥	徐志摩
89	谈新诗(第五段节录)	胡适
110	封建论	柳宗元
129	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	蒋中正



例 言

一 本书与《略读指导举隅》一样,专供各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。

二 本书专重精读指导,书中选了六篇文章作例子。计叙述文一篇、短篇小说一篇、抒情文一篇、说明文一篇、议论文二篇;其中《泅冈阡表》和《封建论》都是教科书里常见的,《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》是在部定的补充教材一类里。这类补充教材,各中学拿来精读的似乎还不多。本篇的“指导大概”也许值得特别注意。

三 本书没有选诗歌。但《谈新诗》一篇的“指导大概”里谈的都是诗歌;诗歌的指导方法大致不外乎此。

四 本书的“前言”是向各位中学教师说的。我们力求各项建议切实可行,而且相信如此。我们知道事实



上能作到“前言”里所说各项的还不太多,但希望大家继续努力,达到那些标准。那些标准绝不只是理想的。

五 本书各篇“指导大概”是用教师的口气向学生说的。我们所注重是分析文篇、提示问题,因而进行讨论。“前言”的第三项有详细的说明;六篇“指导大概”便是实例。这六篇“大概”都是完整的成篇的文字。我们可并不是说“指导”就由教师一个人这样从头至尾演讲下去。“指导”得在讨论里。讨论时自然有许多周折,有许多枝节。但若将讨论的结果写成报告,自然该成为一篇完整的文字。这六篇“指导大概”就是这种报告。倘使各位教师能细心研读我们的报告,能采纳这些报告里分析文篇提示问题的态度和方法,应用在别的文篇的精读指导里,我们的目的便达到了。

六 本书各篇,我们虽都谨慎的用心的写出,但恐怕还有见不到的错误。盼望各位教师多多指教,非常感谢!



前 言

在指导以前,先得令学生预习。预习原很通行,但是要收到实效,方法必须切实,考查必须认真。现在请把学生应做的预习工作分项说明于下。

一 通读全文

理想的办法,最好国文教本有两种本子:一种是不分段落,不加标点的,供给学生预习时候用;一种是分段落,加标点的,待预习过后才拿出来对勘。这当然办不到。可是,不用现成教本而用油印教材的,那就方便得多。印发的教材不给分段落,也不给加标点,令学生在预习时候自己用铅笔去划分段落,加上标点。到上课时候,由教师或几个学生通读全文,全班学生静听



着,各把自己预习的成绩来对勘;如果自己有错误,就用墨笔订正。这样,一份油印本就有了两种本子的功用了。现在的书籍报志都分段落,加标点,这从著者方面说,在表达的明确上很有帮助;从读者方面说,阅读起来可以便捷不少。可是,在练习精读的时候,这样的本子反而把学者的注意力减轻了。既已分了段落,加了标点在那里,就随便看下去,不再问为什么要这样分,这样点,这是人之常情。在这常情里,却正错过了很重要的练习机会。若要不放过这个机会,惟有令学者就一种一贯到底只有文字的本子去预习,在怎样分、怎样点上用一番心思。预习的成绩当然不免有错误,然而不足为病。除了错误以外,凡是不错误的地方都是细心咬嚼过来的;这对于学者将是终身的受用。

假如用的是现成教本,或者虽用油印教材,而觉得一贯到底只印文字颇有不便之处,那就只得退一步设法,令学生在预习的时候,对于分段点句作一番考核的工夫。为什么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分段呢?为什么这里该用读号而那里该用句号呢?为什么这一句该用惊叹号而不该用疑问号呢?这些问题,必须自求解答,说得出个所以然来。还有,现成教本是编辑员的产品,油印教材大都经教师加了工,“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”,岂能完全没有错误?所以,不妨再令学生注意,不必绝对信赖教本与教材的印刷格式;最要紧的是用自己的眼光通读下去,看是不是应该这样分段,这样点句。

要考查这一项预习的成绩怎样,自然得在上课时候指名通读。全班学生也可以借此对勘,订正自己的错误。读法通常当分为两种:一种是吟诵,又称为美读;一种是宣读,又可叫做论理的读法。无论文言白话,都可以用这两种读法来读。对于文言,各地方人有他们的吟诵的声调,彼此并不一致;但总之在传出文字的情趣,畅发读者的感兴。白话一样可以吟诵,大致与话剧演员念台词差不多,按照国语的调子,在抑扬顿挫、表情传神方面多



多用工夫,使听者移情动容。现在有些小学校里吟诵白话与吟诵文言差不多,那是把“读”字呆看了。吟诵白话必须按照国语的调子,运用国语的调子十足到家,才是最好的白话的吟诵。为避免误会起见,白话的吟诵不妨改称为“说”,比通常说国语更为精粹的“说”。至于宣读,只是依据着对于文字的理解,平正读下去,用连贯与间歇表示出句子的组织与前句和后句的分界来。集会时候读“总理遗嘱”,便是宣读的例子。这两种读法,宣读是基本的一种;必须理解在先,然后才谈得到传出情趣与畅发感兴。并且,要考查学者对于文字理解与否,听他的宣读是最方便的一法。譬如《泷冈阡表》的第一句,假如宣读作:“呜呼!惟我皇——考崇公卜——吉于泷冈——之六十年,其子修始——克表于其阡,非——敢缓也,盖有待也。”这就显然可以察出,读者对于“皇考”、“崇公”、“卜吉”、“六十年”与“卜吉于泷冈”的关系,“始”字、“克”字、“表”字及“非”字、“敢”字、“缓”字缀合在一起的作用,都没有理解。所以,上课时候指名通读,该令用宣读法。

二 认识生字生语

通读全文,在知道文字的大概;可是要能够通读下去没有错误,非同时把每一个生字生语弄清楚了不可。在一篇文字里,各人所认为生字生语的未必一致,只有各自选剔出来,倚赖字典、辞典的翻检,得到相当的认识。这里所谓认识,该把它解作最广义。仅仅知道生字生语的读音与解释,还不能算充分认识;必须熟习它的用例,知道它在某一种场合才可以用,用在另一种场合就不对了,这才真个认识了。说到字典、辞典,我们真惭愧,国文教学的被重视至少有二十年了,可是还没有一本适合学生使用的字典、辞典出



世。现在所有的,字典脱不了《康熙字典》的窠臼,辞典还是《辞源》称霸,都与学习国文的学生不很相宜。通常英文字典有所谓“求解”、“作文”两用的,学习国文的学生所需要的国文字典、辞典也正是这一类。一方面知道了解释,另一方面更知道该怎么使用,这才使翻检者对于生字生语具有彻底的认识。没有这样的字典、辞典,学生做起预习工作来,效率就不会很大。但是,使用破烂的工具总比不使用工具好一点;目前既没有更适用的,就只得把属于《康熙字典》系统的字典与称霸当世的《辞源》将就应用。这当儿,教师不得不多费一点心思,指导学生搜集用例,或者搜集了若干用例给学生,使学生自己去发见生字生语的正当用法。

学生做预习工作,通行写笔记,而生字生语的解释,往往在笔记里占大部分篇幅。这原是好事情,记录下来,印象自然深一层,并且可以备往后的查考。但是,学生也有不明白写笔记的用意的;他们以为教师要他们交笔记,所以不得不写笔记。于是,有胡乱抄了几条字典、辞典的解释就此了事的;有遗漏了真该特别注意的字语而仅就寻常字语解释一下拿来充数的。前者胡乱抄录,未必就是那个字语在本文里的确切意义;后者随意选剔,把应该注意的反而放过了;这对于全文的理解都没有什么帮助。这样的笔记实在没有意思;交到教师手里,教师辛辛苦苦地把它看过,更提起笔来替它订正,实际上对于学生却没有多大益处,因为学生并没有真预习。所以,关于生字生语,须在平时使学生养成一种观念与习惯,就是:必须把本文作依据,寻求那个字语的确切意义;又必须把与本文相类和不相类的若干例子作依据,发见那个字语的正当用法。至于生字生语的选剔,为防学生自己去做或许会有遗漏起见,不妨由教师先行尽量提示,指明这一些字语是必须弄清楚的。这样,学生做预习工作才不至于是徒劳,写下来的笔记也不至于是循例的具文。



要考查学生对于生字生语的认识程度怎样,可以看他的笔记,也可以听他的口头回答。譬如《泃冈阡表》第一句里“始克表于其阡”的“克”字,如果解作“克服”或“克制”,那显然是没有照顾本文,随便从字典里取了一个解释。如果解作“能够”,那就与本文切合了,可见是用了一些心思的。但还得进一步研求:“克”字既然作“能够”解,“始克表于其阡”可不可以写作“始能表于其阡”呢?对于这个问题,如果仅凭直觉回答说,“意思也一样,不过有点不顺适”,那是不够的。这须得去搜集“克”字的用例,于是找到《尚书》里的“克明俊德”,“先王克谨天戒,臣人克有常宪”,“不克畏死”,“不克开于民之丽”,《诗经》里的“克威厥功”,“克壮其犹”,“克配上帝”等语。再搜集“能”字的用例,于是找到《尚书》里的“能官人”,“能事鬼神”,《诗经》里的“能不我甲”,“能不我知”,《左传》里的“能用善人”,“能歆神人”,“能无从乎”,“能无贰乎”,“不能及子孙”,“不能事父兄”等语。从这些古代语句看来,可以知道“克”字与“能”字用法是一样的,只有在“能不我甲”,“能无从乎”一类的句式里,不能把“能”字换“克”字,作“克不我甲”,“克无从乎”。但是后来渐渐分化了,“能”字被认为常用字,直到如今;“克”字却成为古字,在通常表示“能够”意义的场合上就不大用它。这正同“其”字与“厥”字,“且”字、“宁”字与“懋”字的情形相仿,“其”字、“且”字、“宁”字至今还是常用字,“厥”字、“懋”字却是不常用的古字了。在文句里面,丢开常用字不用,而特地用那同样的古字,这除了表示相当意义以外,往往还带着郑重、庄严、虔敬等等情味。如说“善保厥躬”、“懋固我疆”与“善保其躬”、“且固我疆”,情味上自有不同。“始克表于其阡”一语,用了“能”字的同义古字“克”字,见得作者对于“表于其阡”的事情看得非常郑重,不敢随随便便着手,这正与全文的情味相应。若作“始能表于其阡”,就没有那种情味,仅仅表明“方始能够”“表于其阡”而已;所以直觉地看,也辨得出它有点不顺适了。再看这



一篇里,用“能”字的地方很不少,如“吾何恃而能自守邪”,“然知汝父之能养也”,“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”,“故能详也”,“吾儿不能苟合于世”,“汝能安之”。这几个“能”字都不妨换作“克”字,但作者不用“克”字,因为这些语句都是传述母语,无须带有郑重、庄严、虔敬等等情味;并且,用那常用的“能”字,正切近于语言的天然。用这一层来反证,更可以见得“始克表于其阡”的“克”字,如前面所说,为着它有特别作用才用的了。——像这样的讨论,学生预习时候未必人人都做得来;教师在上课时候说给他们听,也嫌烦琐一点。但简单扼要地告诉他们,使他们心知其故,那是必须的。

学生认识生字生语,往往有模糊侷侷的毛病,用成语来说,就是“不求甚解”。曾见作文本上有“笑颜逐开”四字,这显然是没有弄清楚“笑逐颜开”究竟是什么意义,只知道在说到欢笑的地方仿佛有这么四个字可以用,结果却把“逐颜”两字写颠倒了。又曾见“万巷空卷”四字,单看这四个字,谁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;但是连着上下文一起看,就知道原来是“万人空巷”——把“人”字忘记了,不得不找一个字来凑数,而“卷”字与“巷”字字形相近,因“巷”字想到“卷”字,就写上了“卷”字。这种错误,全由于当初认识的时候太疏忽了;意义不曾辨明,语序不曾念熟,怎得不闹笑话?所以令学生预习,必须使他们不犯模糊侷侷的毛病;像初见一个生人一样,一见面就得看清他的形貌,并且察知他的性情。这样成为习惯,然后每认识一个生字生语,好像积钱似的,多积一个总是增加财富的总量。

三 解答教师所提示的问题

一篇文字,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它。如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,文字



后面的时代背景,技术方面布置与剪裁的匠心,客观上的优点与疵病,这些就是所谓不同的观点。对于每一个观点,都可以提出问题,令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寻求解答。如果学生能够解答得大致不错,那就真个做到了“精读”两字了——“精读”的“读”字原不是仅指“吟诵”与“宣读”而言的。比较艰深或枝节的问题,估计起来不是学生所必须知道的,当然不必提出。但是,学生应该知道而未必能自行解答的,却不妨预先提出,让他们去动一动天君,查一查可能查到的参考书。他们经过了自已的一番摸索,或者是略有解悟,或者是不得要领,或者是全盘错误,这当儿再来听教师的指导,印入与理解的程度一定比较深切,最坏的情形是指导者与领受者彼此不相应,指导者只认领受者是一个空袋子,不问情由把一些叫做知识的东西装进去。空袋子里装东西进去,还可以容受;完全不接头的头脑里装知识进去,能不能容受却是说不定的。

这一项预习的成绩,自然也得写成笔记,以便上课讨论时候有所依据,往后更可以覆按、查考。但是,笔记有敷衍了事的与精心结撰的分别。随便从本文里摘出一句或几句话来,就算是“全文大意”与“段落大意”;不赅不备列几个项目,挂几条线,就算是“表解”;没有说明,仅仅抄录几行文字,就算是“摘录佳句”;这就是敷衍了事的笔记。这种笔记,即使每读一篇文字都做,做上三年六年,实际上还是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说,要学生作笔记自然是好的,但仅仅交得出一本笔记或许只是形式上的事情,要希望收到实效,不得不督促学生凡作笔记务须精心结撰。所谓精心结撰也不须求其过高过深,只要写下来的东西真是他们自己参考与思索得来的结果,就好了。参考要有路径,思索要有方法,这不单是知识方面的问题,而且是习惯方面的问题。习惯的养成在教师的训练与指导。大概学生拿了一篇文章来预习,往往觉得茫然无从下手。教师要训练他们去参考,指导他们去思索,最好给他